

## 1、詩人自言自語：嚴重地心不在焉

我瀕臨瘋狂／生存全憑感覺／生活全靠想像／一艘紙船原地打轉／失去方向／只是一盆水的汪洋／我在水中央／無所事事地／一無所有地遊蕩——〈詩人自言自語：嚴重地心不在焉〉黃俊銘，作詞：李格弟（「幾米地下鐵」音樂劇）

今天好像又比昨天微渺，微渺到可以輕易滲過語氣和詞藻，像浪花尖上的一滴水，在乾燥前，就已記不起海有多遠。

今日總會漂浮在明日之上，好比世界的真實過重，而詩是最輕最輕的謊，所有被朗讀的詩句，在韻腳失蹤前，就已憶不起曾輪廓的美好。

營火堆上的一縷白煙，在形狀消失前，早已忘懷森林的綠。剛穿過風鈴的風，在音聲消逝前，早已忘記地球如何自轉。第一聲鬧鐘尚未響完，我們就已遺失夢的秒針。

只是一盆水的汪洋，就困住了自己的陸塊；或者我說，以上這一切，都只是自言自語，都只是詩人無所事事、流離失所時，嚴重的心不在焉。

## 2、致少年時代

妒忌你能想發洩時敢發洩／拒絕皺眉／明明還未懂世故幻想世態／無數滋味／明明無知／世界卻又原諒你自欺／轉眼天和地／便一板一眼約束你／假設可重遇／讓今天的我輕撫你——古巨基〈致少年時代〉，作詞：林夕（原詞、演唱皆為粵語）

「越過這道界線，就是成年了。」遠方立了一道，以童年基石搭建的象徵。「不須考慮，其他人不也都如此？」他們輕拍我的肩膀後，開始奔跑，魚貫翻至歲月的另一面，只輕輕揚起些略帶潮霉的，已腐朽的童顏。

「但我還想做自己啊！」想念朋友的語氣和笑容，想念旋轉木馬的樂音和速度；我想念點燈人的星球，想念蟒蛇肚子裡大象的輪廓。「小王子終究會摘下玫瑰的驕傲，變成自己的狐狸……」在那端，他們得意的這樣聲稱。

太陽就要落下，少了純真的飾妝，向晚的身形，竟越發顯得如此疲憊；而我始終不忍跨越。

### 3、空港

今天我屈指算起／曾為自己爭口氣／也聽到過些讚美／我慣了世界各地來回地飛／卻怕有一天  
我下了機／站在陌生的星球時才傷悲／誰的光／如常為我築起這空港——容祖兒〈空港〉，作詞：  
黃偉文（原詞、演唱皆為粵語）

將自己的色澤隨雙臂延展，卻沒能在應有的主題裡，看見應有的繽紛和視野。曾試著召喚天空，以最真摯的信念與美，但世界卻擱淺於深闊的傷悲之上，然後落下更多的淚。

然而我還是有夢，要捕捉雲霧，找一條星河躺下，或從月光中微波出更多的注目與熱。然而我還是有夢，要在轉緊發條後，將蜷縮的力道都洶湧成聲色，將讚歎帶向遠方。

就這樣在時間的領區，這麼低潮地存在著，不斷被迫漂移，直到鬱累與輝煌重新對列，讓我也能執起愛與承諾，成為會寫故事的人，守護該有的風雲，服膺於有靈魂的視聽，並找到歸屬。

而我一直都知道，是誰從不猶豫從不放棄，始終如常的築起空港；給我的高度，我會在最後下機時，都溫柔的還於你。

### 4、周夢蝶

疾行／滅隱／燃燈／寒林／無譁／無記／能渡／能離——陳綺貞〈周夢蝶〉，作詞：陳綺貞

夢見一首有關夢蝶的歌，冷冽的語系裡，蝶先展翅於多愁的領域後，跌落，埋於剔透的晶瑩中。

夢見一首有關夢蝶的歌，瑟縮的歌詞中，卻有校對不出的無數孤寂，紛紛降在已逝的跫音上，仿若毛羽輕觸萬籟後，復又俱寂。

夢見五峰山旁，有意象的大雪紛飛。菩提樹下，我想引詩於冰中取火，將長短句反覆搓揉。那老者，不，更像是個寡言的隱者，輕踏著似雪非雪的步履滑過，仰天微歎後，披著白色蓑衣，緩緩獨入林中深處；他再也沒回來過。

## 5、模特

穿華麗的服裝為原始的渴望而站著／用完美的表情為脆弱的城市而撐著／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著／像無數生存在櫥窗裡的模特——李榮浩〈模特〉，作詞：周耀輝

華麗服裝與完美表情，當然是會想握住目光的，否則流行將如何註記？時代將如何註記？所以等待會成為焦急，依賴也會成為焦急。

但什麼是所謂的燈呢？否則你如何看見我，擺弄屬於自己的故事；什麼才是真正的樂音呢？否則你如何聽見我，想要在遠景發聲的渴望；誰說世界沒有選擇？只是證明活著的容器，能夠量積的實在太少。

許多猶豫之後，回到囚室裡，讓塵灰的飄盪去指涉；更多尷尬之後，站定自己的位置，讓晃搖的視聽去穿越；萬千奔流時間裡，以為能永遠儀態萬千的我和我們，終將凝結成為一個個，曾選擇也被選擇的模特。